第五章 解剖檯上的重逢

這天，我們終於走到了爸爸和俊明生命的最後一站：大體解剖實驗室。

陳老師是解剖課第二組，幾公尺外躺在另一張解剖檯上的，就是第一組的老師：我爸爸朱晉生。

前幾天，一想到爸被切割成不成人形的模樣，我的呼吸就變得困難。馬老師急切地在電話中建議：「朱小姐，我看這樣，你父親的檯子先蓋起來！這樣對你比較好！比較好！」過二天，我鐵了心地回電：「馬老師！我們拍記錄片就是要真實自然，同學該做什麼就做什麼！不要影響進度！相信我爸爸也是希望這樣的！」

國外文獻記載：在醫學院目睹熟識的人被解剖，可能在心中將留下巨大的創傷。我自己是否挺得住？我不確定。只有強迫自己趕走無邊的想像力。

為什麼天意安排我們重逢呢？到底爸爸現在是什麼樣子呢？

爸逝世至今已兩年。每當我感覺孤單悲涼的時刻，就會夢到爸爸，他在夢裡不看我，也不說話，只坐在老位子上看電視。靜靜地矗立在角落，像座山。

爸在我心裡是座不動的山。他離開，像是整座山憑空消失。頓無所依。

不肯面對自己的脆弱，我曾在心裡堅定地對他說：「爸，你最該放心的人就是我。不用來看我了。該去哪去哪吧。」

清明節前，爸爸還是來夢裡了，我把臉埋在雙腳中不認他。他悲傷地說：「這不是我女兒嗎？」我勉強把頭抬起來，夢就結束了。

我渴望見到爸，又怕看到他支離破碎的樣子。

想像中，他操著濃重的鄉音在電話裡輕快地說：「我課快上完啦，你來看看我吧？」「再晚就要火化啦，就看不見啦！」「來看看，長點知識也好的！」「難得有這樣的機會，對吧？」

「以前打仗，早上還有２６人，吃晚飯時只剩１２人。」他常說這段歷史。死亡，是他經常擦身而過的熟朋友。他常說世上沒有鬼。他不怕鬼，更不怕死。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，這是一〇五學年度，大體解剖第一堂課。國防醫學院三年級，忠孝仁愛四個班共九個組一〇〇多人，陸續走進大體實驗室。

空氣中已經瀰漫著福馬林的味道。學生進教室時，所有大體老師已經躺在解剖檯上，加蓋，標記好姓名。爸爸是第一組，陳俊明老師是第二組。

學生魚貫地走進來。許多人甚至這輩子還沒有看過屍體。有人以前參加過醫學夏令營，有參觀大體解剖的經驗。有人只有參加過親人的告別式。每個人的心情都不太相同。

第二組的組長佳怡已經擔心了一個星期，她不能確定自己看到大體的反應。第一組瑾瑜雖也是女生，但完全沒有害怕的感覺。她參觀過經過防腐處理的共產黨領導人，她想：「大體老師也大概如此吧。」

第二組的司徒，後來回想自己第一上解剖課的心情。「我以為自己會很害怕，自己的親人都還在世，也沒有看過真正的大體。真正進來之後，每天每次要學些東西非常多，大部份的害怕是怕自己沒有把東西學好，而不是害怕大體。」

各組就定位後，教授表情嚴肅地開始帶領一個簡單的致敬儀式，首先主任致詞，全體同學默哀一分鐘，再一起躬躬向大體老師們問好。接著，授課的老師就走到第一組，打開不鏽鋼的解剖檯蓋子，開始說明這節課的工作。

佩儒記得，第一堂課的大體是略帶蒼白的蠟黃色。後來因長期曝露於空氣中，由於水分不斷蒸發，到學期末已經呈褐色。

由於實驗室燈火通明，學生人數多達一〇〇多人，許多人根本忘了要害怕，連忙跟著打開蓋子，開始聽從老師的指示工作。福馬林隨著蓋子的打開，空氣中的氣味明顯變濃。一位女同學一眼看到大體後立刻臉色泛白，冒出一滴滴的冷汗，無法動作，同學趕緊勸她在一旁坐下休息。

第一節課的任務是把皮膚打開。首先，同學要在老師的身上用蠟筆畫上定位線。每組都有一套解剖用具，這套用具是臨床外科手術刀的濃縮版，鋒利度也差一些。畫好線之後，每個人就分區開始切割。

切下皮膚的第一刀，琬清倒吸了一口氣：「哇，老師會不會痛啊?」佩儒一邊謹慎地執刀，一邊想：「可別劃破下面的組織才好。」

劃線的目的是規劃全身的切線，確認正反面皮膚的切口長度，在皮膚打開後都足夠觀察內部的肌肉和神經。同時要讓皮膚部份仍連結在身體上。

第一個單元要觀察的是骨骼肌，肌肉覆蓋在大量的脂肪下面，所以首先要清除脂肪。

幸好這批大體老師都不算胖，清除脂肪還不會太費力。當第二組一面用工具夾開固體的脂肪，司徒看著自己的微突的腹部，不禁感慨：「唉，要運動了，我的脂肪可能比老師還多呢，」某人接話：「對呀，你再不減肥，當腹肌重見天日的時候，就是你成為大體老師躺在解剖檯的時候。」旁邊的同學發出一陣笑聲。

每片皮膚下都有些許的脂肪，在腹腔或其他體內器官之間也有脂肪屯積。當初步清完皮下第一層脂肪，就露出了骨骼肌。過一會兒，第一組爸的身邊響起驚呼聲－

我爸爸是肌肉男

「哇！你們的老師肌肉好大塊啊！」路過的同學驚嘆著。哎，真的耶，宛玲和同學們四處參觀比較，果然發現朱晉生老師的肌肉真的很大塊！

「其他老師要翻身，一個同學人就可以了，朱老師需要兩個男同學來幫忙翻身。」原來爸是本班的健美先生。爸不但大腿的肌群很結實飽滿，其他部位較細小的肌肉，也非常明顯清楚。某些組的老師可能因為死前臥病，或是體態較瘦，有些肌肉特別乾癟細小且不分明，正在苦惱的他們，聽到「肌肉很大塊」，就紛紛跑到第一組來觀察。

我聽到這裡非常開心。「爸，你是個很棒的教具耶，哈，不，很棒的老師喔！」所有的肌肉都可以完整看到了，幫助了多少未來的醫生啊！

可能由於爸過世前臥床僅九天，所以肌肉沒有萎縮。學生推論是他多年來勤於運動的結果。其實在爸過世前三年出入更是坐輪椅，只有在晚飯後由家人扶著在客廳散步。並沒有很大的運動量。

但是爸的營養在媽的堅持下，一天都沒有鬆懈。媽媽每天注意他的胃口、睡眠和排便，尤其重視蛋白質和維生素及膳食纖維的攝取。爸每天吃三種以上的水果，稍硬的食物全部打碎，正餐固定吃含十種豆類及堅果的雜糧米飯，配上青菜及肉類。不足的部份以營養品代替。爸長年服用制酸劑，其實胃口不太好，但他依然每餐乖乖地把媽「分配」給他的食物吃下肚。事實證明，爸的確被照顧得很好，

比起他的十一位「同事」，年紀最老的爸體格毫不遜色。

第二組負責解剖上肢的是沈明科。這個工作帶給他與陳俊明老師之間微妙的互動感。

明科因為要切開腋下的肌肉神經血管等等，就把陳俊明老師的右手扳開，搬個椅子坐在老師的臂彎裡。由於肌肉關節已經僵硬了，老師的手維持在空中不動。有好幾個小時，他都被老師摟著腰。感覺似乎蠻「親切」。

第一堂課結束後，也差不多到了晚餐時間。盈秀和同學到餐廳坐了下來—

眼前映入的是一塊排骨。

平常吃肉沒什麼不對，這次上完解剖課看到排骨卻覺沒什麼胃口。她把肉放在一邊。

但解剖課上到第二堂以後，大家看到餐盤上的肉就不再有太多聯想。佩儒還強調：「而且會吃特別多喔！因為好餓喔！」她笑著說。

繼骨骼肌單元之後，再來依序進入上肢及下肢、呼吸系統以及胸腔，宿主防禦、腸胃、心血管，接著進入腦神經系統：顏面與頭顱。每組的每位同學，都有負責在身體的不同部位主刀解剖。其他同學就在旁協助及觀察。

好大顆的心臟！

有一次課堂上，老師讓每組輪流示範解說。宛玲負責的是心臟。這天，正要指著爸爸心臟開始解說，沒想到別組同學對著宛玲驚呼：「天哪！你們老師的心臟怎麼這麼大？」宛玲解釋，當然身材高大的老師，自然心臟也比較大，但是很有趣的是，爸的心臟構造也非常清楚標準—跟教科書上的一樣一樣。心臟表面各條動脈也非常清晰。

在觀察胸腔時，同學看到左胸皮膚上依然留有十元硬幣大小的印子，那是曾經裝置心律調整器，還留著一根細細的線。芝彧想起家訪時我們曾經提過的幾件事--晨泳，心肌梗塞，心律調整器... 此時她領悟了家訪作業的意義：「家訪讓我們看到老師的故事和人生，跟他的身體聯結起來。」

並不是每位大體老師都是健康的。佩儒偶然看到別組的老師肺萎縮，聽說在生前沒有查出病因，結果在解剖的時候看到肺的一半已經碎掉了。肺碎片沾黏在胸壁上。

也有的老師是罹患癌症過世，從細胞的變異就能判斷出來是否生前長腫瘤。曾經手術切除部份器官也非常清楚。

殘留胃腸的食物

記得爸走前一天的晚上八點，因昏迷沒怎麼進食的他，突然排出一堆稀便。我們幾人正奮力幫他擦身體換尿布。等我清洗完，馬上傳訊息給小哥：爸剛大便。

小哥沈默了一會兒，答非所問地說：「你們吃飽了沒？」後來才知道小哥沈默的原因。排便表示肛門括約肌鬆了，意思就是爸快上路了。果然到了半夜，爸的心律開始紊亂，凌晨一點四十七分，心電圖完全靜止。

我很好奇問負責腹腔的盈秀。爸胃裡還有東西嗎？

「有一點東西，但是沒有很多。」「因為我要觀察胃壁，所以我有把殘留的東西清乾淨。」腸子裡也有一點點殘餘食物，被膽汁染成抹茶色。」切開腸子時，有聞到糞便的味道嗎？「沒有，因為一直在腸道裡，沒有外面的空氣也沒有細菌的作用，不會有味道。只是從形狀看得出來是糞便。」

曾經換肝的陳老師

陳俊明的肝臟在這時成為第二組的話題。我也親自去瞧了一下。爸的肝就是一付用久了、舊的肝，顏色不太規則，泛著均勻的深色斑點。據馬老師說這便是正常無病的肝。

陳老師的肝，顏色比爸爸的淡很多，表面特別平滑，跟新的一樣。原來他在肝硬化治療無效之後，曾經由兒子捐出一小葉移植給他。大部份是新生組織。形狀也和一般的肝不同。一般是略呈三角形，可是陳俊明老師的肝一點像豆型。

郁政也發現了一件事：「陳老師因為曾經接受肝臟移植，他肝臟的血管也長得很特別，跟教科書上的很不一樣。一般血管不會一整圈排列整齊，在同一地方同時分支散開，但陳老師的血管就是如此。因為肝臟在移植的時候，血管有銜接過。」

醫學系專業笑話

事後，我好奇地問負責切腹腔的盈秀：「所謂『肝連』到底是人的那個部位？」
盈秀答：「一般所吃的肝連，就是『橫膈膜』。」
我恍然大悟：「喔！是人的橫膈膜！」
盈秀笑：「不是，是『豬的』橫膈膜。」大家哈哈笑了起來。
瑾瑜再補充：「橫膈膜不是『膜』喔！它其實是一塊肌肉！」

後來我回家上網查了器官圖譜，它還真的是一塊「肌肉」。

我又問：「我們吃的『豬網油』是甚麼？」

沈默了一會，看著手機的琬清突然回答：「腸繫膜」。
「啊！這查得到嗎?」
她笑得很甜：「在網路上打『豬網油』，就出現腸繫膜的註解了。」

這批年輕人好像不知什麼是「豬網油」，表情顯得很陌生。我告訴他們：「就是一片白花花的，有一些細細像線一樣的軟組織黏著的一片薄薄的豬油。」
「以前的人會跟豬肉販要網油回家榨豬油，或者在蒸魚的時候，除了葱薑蒜之外，再加一片網油在魚上面蒸，聽說蒸出來很香很好吃。」

「喔，」大家臉上出現了解的表情。盈秀接口：「沒錯，腸繫膜上面滿多脂肪的。」

談到腸繫膜，我可是教了他們一道菜喔！

融化的脂肪與刺鼻的藥水味
進行到腸胃系統，已經是進度上第五個單元了，學期進行到一半。第一堂進到實驗室聞到的福馬林氣味，現在差不多應習慣了吧？

「不，大部份福馬林都積在身體的腹腔裡，切開腹腔時福馬林的氣體味猛烈撲鼻而來，氣味特別濃烈。」瑾瑜說。整堂實驗課都是站立著，所有人為了觀察，都需要彎腰在大體老師身上，靠近觀察所有組織構造，更覺得刺激。比較敏感的佩儒不時還會被福馬林味刺激得流眼淚。盈秀說，聞久了視線模糊了，還會頭暈想吐。雖然如此，每個人還是非常用功地趴在老師身上觀察、討論。畢竟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。一點點耽誤都怕自己會趕不上進度。

第一堂課就學會的基本功「清理脂肪」，到後來每一堂課還是必須派上用場。因為人體每個地方都有脂肪，每個部位，在觀察時，因為解剖器材或手的擠壓，不時會有融化的脂肪流出，漫在組織表面，或沿著組織流到檯上。同學工作進行到一半，有時得拿出餐巾紙去吸拭老師身上流出的脂肪，下課前也必須把解剖檯上流動的脂肪擦拭乾淨。擦過的餐巾上泛著淡淡的黃色，就像融化的牛油。
老師的內在美
進度到了頭頸部。第二組輪到司徒和睿祥主刀。

司徒從第一次操刀開始，就是每天都近距離看著陳俊明老師的頭部，一學期下來，竟覺得似乎跟老師混得很熟。記得家訪時聽師母和朋友提到老師生前很愛開玩笑，

他在研究老師臉部肌肉神經時，不禁想像老師笑起來的樣子：應該會牽動十幾條顏面肌肉吧？回想起家訪時聽到老師種種冒險行動及愛玩的往事，
「經過福馬林的處理，老師的人生也完全靜止了。」司徒感慨著。「我們還可以參與他最後的生命，覺得很感動。」

「老師的面容每天都在改變。」司徒說。不是他的表情變了，而是隨著皮膚、肌肉、血管、神經...的解剖，一層層的掀開，大家越來越看清楚老師的「內在」。常常在下刀時，他耳邊便響起師母溫玉蕊的叮嚀--「他很怕痛喔，你要輕一點，對老師溫柔一點。」「他也很愛漂亮喔。」尤其愛漂亮這件事，更常讓司徒下刀時猶豫。「切小口一點，分數能過就好了，」「低分一點也沒關係。」「集中切半邊吧，另一邊留給老師半張完整漂亮的臉。」司徒想著。

驚悚電鋸課

顏面研究完之後，就要進入腦神經的領域。這讓第一組的佩儒心裡發慌。切皮膚、切身體這些工作她都想像過，但切開頭顱？好可怕...

同組的組長宛玲，心情也一樣七上八下，因為老師直到前一週才宣布：「下節課要切頭顱，水平切...」把頭顱骨沿水平方向切開，叫做「水平切」，從鼻樑正中到頭顱頂部切開叫「矢狀切」。

膽怯的幾人，決定把「第一鋸」這個困難的工作，交給大膽的愈鑫和郁政。郁政在二年級曾參加「傳統醫學社」，老師曾社員去觀摩大體解剖課。郁政自認「該看的都看過了」，「沒在怕的」。除了自己組的工作，還去幫忙別組。長相白晰清秀的愈鑫，也屬膽大一族。鋸開頭部的工作，就由他奮勇承擔。

切開頭顱之前，照例要在頭部畫半圓切割線，然後用高轉速的磨刀慢慢「鋸開」頭骨。這種鋸的刀刃跟骨科切開石膏那種鋸子很像，鈍邊，切到皮膚完全不會割傷，唯有高速旋轉才能慢慢把頭骨磨出痕跡。高速磨擦骨頭的時候，*滋滋滋....*發出連續的機械響聲，頭骨噴出白色骨屑，此時，實驗室瀰漫著奇怪的甜膩味。「大概是骨頭熟了的味道吧，」「感覺蠻不舒服的...」同學紛紛發表自己的感想。

「老師會不會痛啊...看起來真的好痛喔！」佩儒心裡再度升起很深、很深的，擔心的感覺...。

鋸頭骨的工作既累又耗時間，累了得換人。再怎麼害怕，每個人也都親自操作過了。

當大家奮力完成了水平切，環狀鋸開，成功地拿下頭蓋骨之後，看到腦部的狀況，

全組不禁愣住。

新鮮柔軟的腦

爸的腦是染了血的鮮紅色，就像新鮮的一樣。這時大家好奇地探看別組的老師，看到別組取出的腦，竟全部是蒼白的。

學生用手取出爸的腦，這是老師交代的工作。他們必須取出腦，觀察表面及底部的十幾對腦神經，然後把它放入「腦桶」中浸泡福馬林保存。學期末再將頭骨頭組合為原狀，並縫合皮膚。沒想到，原本經過一年半福馬林固定的腦，應該已經變硬固定了，此時居然依然柔軟易碎。稍一用力，竟「噗哧」一下噴出鮮血。最外層黏著了一片如手掌大的濃稠半凝固的血塊，呈不均勻的微暗紅。幾人合力把血「凍」清了乾淨。

這時，有人想到家訪中，我們家所提到的：爸因跌倒腦內出血壓迫中樞神經而死亡。

因為腦部沒有完整防腐，容易破損，所以無法進行切開及觀察。老師吩咐第一組不用解剖腦部了，去別組觀察吧。還是把爸的腦依例放入了腦桶保存。

郁政告訴我：「通常腦部會在灌注福馬林時，經過血管灌流，解剖時會呈白色。但因為老師腦部有傷，血管阻塞，福馬林灌不進去，所以大腦還是軟的。」當時，每一組取出來的腦都發現有「固定」成功，除了第九組和爸的第一組。第九組因老師死亡的時間較近，防腐時間短，所以腦部也是偏軟。

當初連割開皮膚都怕老師痛的佩儒說話了：「如果是第一堂上解剖課就看到血淋淋的大腦，不知會嚇成什麼樣子！」

我很好奇，爸的腦部內傷，從頭部外觀看來如何？「有一個凹下去的印痕。」某人說。「人的頭蓋骨，真的很硬齁！」我不禁這麼想。摔得頭內部都大出血了，但是頭蓋骨依然沒有破。盈秀和佩儒同時憶起，爸後腦還有另一處傷口，「看起來是補過的，有疤和結痂。」是了，這就是爸在賴索托當顧問時車禍傷口，當時還特別提早結束任期，回台灣的大醫院修補。

提到頭頸部的解剖，第二組的睿祥更是難忘。家訪的時候，陳俊明老師的好友黃先生特別提醒他們：「他這個人喔，你們在切的時候注意一下，看看腦袋是不是異於常人...」果然，陳俊明老師的腦「既漂亮又強健」，大家要把腦取出研究時，還由於腦神經連接太緊，還花了好一番功夫！」「果然異於常人！」他笑著說。

老師正在看著你

大家回憶起解剖腦部的種種，似乎沒有特別害怕。提到解剖眼睛，宛玲和佩儒齊聲叫著：「對！眼睛最可怕了…」

瑾瑜解釋：「因為要把眼睛挖出來！」

大膽的瑾瑜，這時代表了在場的同學，開始細細說明—「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窗，」「老師的眼睛本來是閉著，你把他眼皮翻開，就覺得老師正在看你！」
宛玲又叫了一次：「真的很可怕！」

「最後誰把眼睛挖出來？」大家指著郁政。

郁政依然保持一貫的微笑淡定，彷彿他的臉也被時間「固定」了。「沒感覺，都見過了所以還好。」

郁政又說：「眼球週邊黏著一些軟組織，比如說視神經與肌肉，要用刀子劃斷才能把眼球取出，觀察內部的構造。所以我得慢慢地用刀，去試探圓圓的眼球旁，到底還有什麼東西附著，」「沿著眼球劃圈，把黏附的東西都小心劃開。旁邊和後面的組織是看不到的，只能憑感覺去把它分離。」

「在切週邊組織的時候，很明顯感覺眼球週圍的薄骨頭正在碎裂。耳朵可以聽到 KIKI KAKA 的碎裂聲…」其他人齊聲說：「我們不敢看…」

佩儒補充：「我有幫忙敲掉一部份眼睛旁邊的骨頭，這樣子才能把眼球整個拿出來。老師也是這樣教的。」郁政：「最後還是發現有困難，還是請老師來幫忙完成。」

然後呢？「在眼球表面切開一個小口，打開來觀察裡面的構造。」

眼球切開後已經不會流出液體了。因為身體裡所有液體，包括血液，都因為灌流的藥水而「固定」住了。眼球、大腦、都變得跟塑膠塊一般了。

卸下整條腿

挖眼睛、切頭顱之外，學生票選的解剖課三大驚悚過程還有－「卸大腿」。

宛玲回憶著：「老師在叫我們卸下整條腿的前一堂課，並沒有細細解說，他只是輕描淡寫的：『對了，下節課我們要把整條大腿拿下來。』宛玲強調：「他還用『拿』

這個字！」

一向被認為淡定且鎮靜的琬清，這時說話了：「聽到這個指示，我的感覺真的很像...」「分屍？」琬清點點頭：「對。」「所以我沒有去切。他們鋸得非常辛苦，滿頭大汗。」

盈秀比著自己的髖骨：「沿著『髂骨前上棘』，往肚臍方向橫切。再往下，把整條腿卸下來之後，從這個打開的洞，往裡面觀察骨盆構造，以及生殖系統及泌尿系統等等。」

「髂骨前上棘」就是要先劃好線的參考定位點。同學必須依人體圖譜，摸索著老師的身體，找到正確的位置。這是每一組都得依要求做到的。

國外有研究報告，曾親眼看到熟識的人被解剖的，可能會留下巨大心理創傷。我跟朋友都開玩笑說我不是人，我變態，所以才能淡定看待自己的爸爸被解剖得面目全非而沒有休克。但我承認，兩次的課堂拍攝後，我的確是手腳發軟勉強地騎車地回家的。這種「不知名的疲軟」的感覺會跟隨我兩三天。只是別人看不出來而已。

親進解剖實驗室

清明節後一個月後，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，我跟爸重逢了。在國防醫學院的大體解剖檯上。

當時課程進入到生殖系統。已近尾聲。老師身上該切開的地方差不多都切開了。我領著導演走到陳老師身邊，架起機器拍攝。

趁空檔，我終於禁不住好奇溜到爸的身邊。看到幾個眼熟的同學，在家訪時見過。他們一臉擔心且戒備地望著我一步步走進。

看起來是人形啊，有軀幹，有四肢... ，可是總覺得那裡不對。

「怎麼沒有臉？」「朱美姐，這是背面。」噢，天，我分不出正面和背面...
「我們幫你翻過來，」還是沒有臉...心裡正思索著，一位同學熱心地捧著爸兩半從鼻樑正中剖開的臉：「我幫你把老師的臉拼起來。」
於是我看到爸的整個臉了。應該是半個。上半部額頭連頭蓋骨全部不見了。

臉被拼回原形的爸爸，神情是嚴肅的，浸泡一年的福馬林，並沒有帶走他臉上的滄桑。九十年了，大江南北，生離死別，故國山河，炮聲隆隆的記憶，仍被封存

在已靜止的大腦中吧？

爸躺在冰冷的不銹鋼解剖檯上，靜靜地，接受在同學們在身上劃下的每一刀。畢竟他打過仗，見過世面，一定頗識「大體」。不會打擾同學的。

每事問

爸一向樂於求知，是個好奇寶寶。像論語中敘述的孔子：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」。想像他也在課堂上，情景會是這樣的：「你現在切腹腔嗎？喔，腹腔裡很多器官喔！」

「你們會先開那一個呢？」

「我以前胃食道逆流。」表情很認真：「醫生每次開藥，都要求我要照胃鏡，不然健保不給付的...」

「所以等等會把我的胃切開嗎？看得出來我胃酸過多嗎？」

「還有我的肺啊，我以前有肺氣腫，」

「肺是那位同學負責呢？」....

爸以前就這樣跟門診的醫生說話：「醫生啊，我覺得啊，聽說那個 XX 藥聽說會影響腸胃功能是嗎？會不會是 YYY 的效果比較好呢？」「那報紙上說的 ZZZ 有沒有效啊？你們醫院有用嗎？」醫生起初耐著性子陪他聊，病人多的時候聲調就高了：「你只管好好吃藥就好！」爸爸就像個聽話的小孩閉上嘴，乖乖地看著醫生開打著鍵盤開處方籤。

我們都知道爸沒有惡意。他只是好學好問。

我決定不辜負爸的期望。學學爸爸「每事問」。

「老師腦部有出血，」「對，那是他的死因。」「蜘蛛網膜下腔出血」兩個同學一起背出了這個難記的專有名詞。「我們清出了好大一個血塊，幾乎有手掌這麼大。壓迫到大腦」

是的，就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七日早上，小哥生日的前二天，爸跌倒之後就不省人事，最後清醒的印象是大哥扶起他倒在躺椅上。連續不斷的低嚎聲。

「我爸動過白內障手術，看得出來嗎？」我站在爸的頭這一端問他們。「哎...沒注意耶。」「我來看看！」一位同學積極地伸手就要挖爸的眼睛，手到臉邊忽然警覺地停住了。「朱美姐...」我識趣地別過頭去。

我沒辦法親眼看那個動作。真的。

解剖檯上的老師們眼睛總是閉著。學生必須把眼球切開研究眼睛構造，事實上眼球已經挖出後再放回去，眼皮只是鬆鬆地覆蓋著。

關節是僵硬的，不能像生前那樣靈活彎曲，只能稍微移動。爸爸背部也被切開了，會陰，胸腔都切開了。

爸的腿被卸下了，放在身體下方，我沒有感到太大的驚嚇。旁邊陳俊明老師也是。有些組別為了方便觀察軀幹，把腿卸下之後就「放在一邊」，甚至腳跟朝上擺著，真的給人一種肢體屍體的感覺。幸好，這也不是一般大眾會看到的景象。真的，還是別看的好。

頭部的側剖面，很像我們啃雞頭時所看到的：鼻腔的孔洞之外是一區區海綿般細密的骨細胞。腹腔被劃開，胃腸肝胰脾腎一整串取出放在爸腿邊。

我面對著一大坨從爸腹腔挖出的消化器官，睜大眼一一辨認。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幫爸把人體知識弄清楚，這是他一定會做的事。胃啊，腸啊，肝啊...一一辨認清楚。

同學捏著爸的膽囊中小小圓型的突起物：「這是膽結石。」

我突發奇想：「可以帶回家嗎？」

沒想到，同學幾分鐘後跑來，手拿一個小夾鏈袋裝了一顆表面粗糙的墨綠色圓型石子。「喏朱美姐，我們跟老師說了。」

宛玲微笑著指指旁邊面貌清秀，短髮戴眼鏡的謝翊：「是她幫忙清洗膽結石的。」兩個女生的笑容都好療癒。撫平了我不安 的心靈。

我一邊把膽結石放入背包，一邊問導演：「你會不會覺得我很變態？」他很真心地說，「不會。」眼底帶著溫暖的了解。

拍攝近尾聲，同學們仍在用功地趕著解剖進度。無意中瞄到同學們伏在爸身上用針器在掏些什麼，清出一小撮碎肉屑似的東西堆在爸的胸膛上。我感覺噁心。這應該是我的極限。

下刀的謹慎與豪放

陳俊明老師，還有我的爸爸，他們的身體都沒有到支離破碎的地步。原本我就是

個不該出現在實驗室的人物，目睹這場面算是欣慰吧。

「如果真的弄到四分五裂，我們耽心會無法恢復原狀。所以我們很小心保持老師的完整性。」他們課程開始時，並不知道我會來採訪拍攝。幸好第一組第二組下刀都謹慎，才沒有讓我嚇得魂飛魄散。

「我們在下刀之前，會再三確認定位點的正確性才下刀。」「有些同學為了觀察方便，會大膽地切下去，把口開得很大，其實『口』開得很大真的比較方便觀察。我們這組的口開得比較小，大家就從這個口往深處看。」宛玲解釋。

瑾瑜說：「考慮到最後要縫合老師恢復原狀。我們是縫皮不縫肉。肌肉沒有完全的話，縫合的時候會縫得較好。」

佩儒進一步解釋：「我們保持完整性，也是方便要觀察肌肉的起始點和結束點。如果切斷了可能會找不到兩邊的連接點。」

盈秀：「反正最後也是要縫起來，還是盡量保持原樣吧。」

感性的佩儒又說了：「也是想尊重老師啦...如果為了方便就把它弄得很亂，弄得不太漂亮，覺得還是不太尊重他。」

彣彧：「舉個例子來說，我們要從背後觀察咽喉的構造，必須把老師翻到背面，從後面把頸椎切斷往裡面看。有一組就是切得很深，老師的頭看起來幾乎要斷了，只靠一條肌肉連著身體。我們老師的頸部大部分還是連著身體的。」

我又好奇了：「這個老師會評分嗎？」大家笑答：「不會，只要有觀察到就好！」「該切的，切對地方就好！」

口切得不大，容易觀察嗎？瑾瑜：「可以呀，就是要用手把肌肉翻動一下。還是可以觀察啦。」

切口的大小還是其次，第二組的司徒點出了醫學系學生最大的使命：
「每次在切的時候，都想到：這次大體實驗完之後，真的拿手術刀，就是下次進醫院切在真人身上了。能夠有大體來練習真的是很棒的事。」「而且我們以後如果走專科，也不會有機會去切到別的部位。你現在就是可以全身都看得很清楚，真正了解了解到底人體是什麼樣子。」

就快下課了。大家開始集中收拾解剖器材。拿出桌下折妥的保濕紗布，用澆花用的噴壺裝了石碳酸水，均勻噴灑在爸爸的身上，大家合力攤開保濕布，把爸爸從頭到腳蓋上，並且把他的身體包裹起來。再取出折妥的塑膠布，也照樣再把大體仔細包裹一次。確定水份不會揮發。最後蓋上不鏽鋼蓋。

全組圍在解剖檯邊，宛玲等大家都站定之後，喊出口令：「一，二，三！」

大家一鞠躬：「謝謝老師！」
拍攝結束了。我們收好機具回到公司。我四肢發軟地騎上我的機車，越過半個台北市回家。路上的紅綠燈都霧茫茫地暈開了，馬路上的嘈雜聲顯得遙遠而不真實。我細數從早上開始進食的品項，懷疑自己是否血糖過低。

努力集中精神，叮囑自己要小心騎車，別偏離了慢車道。終於撐到了家。

爸的膽結石帶回家之後，遵照老師的叮嚀，浸在隱型眼鏡用的去蛋白液中，三天後再沖洗陰乾。放在一個玻璃罐中。幾天後，墨綠色的外殼開始剝落，露出白色渾圓的球心。

已防腐的膽結石終究抵不過歲月的摧殘。塵歸塵，土歸土，一切終將化為虛無。

最後一堂課：縫合

從沒想過有一種感謝，是「謝謝你們把我爸爸縫的這麼好。」

昨天，最後一刻我握住爸爸的手，知道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。臨終前那幾小時，

爸爸的手我一直是握著的。

聽人說，靈魂要脫離肉體會有很大的痛苦， 我想，握著他的手應該會讓他感到安心吧。 直到他的手在我手中慢慢地變涼，才驚覺他真的已經走了。

在同學的努力中，爸爸又是我認得的爸爸了。他的膝蓋，他的趾甲，很飽滿的頭蓋骨，泛出老人斑的頭皮……我彷彿聞到他濃重的頭油味……

很高興，真的很高興。也許他完全不在意，我的爸爸漂亮上路了。

這天是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，早上九點開始就有同學陸續進入實驗室。同學有整天的時間，把取出的臟器放回老師身體裡，皮膚切開的部份縫合，把老師恢復原狀。這也是同學們跟大體老師們相處的最後時刻。

想爸已經實驗室躺了半年，是該回冰櫃好好睡一覺了。

下午兩點，部份小組已經把腦和脊髓歸位，頭蓋骨縫合。但部份老師依然是空著腦殼，呈不自然的姿勢仰躺著，同學們正專心縫合他們的下半身。

凡切開的部位都要縫回原樣。爸的兩眼週圍縫線是兩個完整的圓形，乳頭四週也是，漂亮對稱的圓型線圈。全身皮膚都恢復了平整。很辛苦的是，外散的肌肉要用手抓回原位縫好，才能把皮膚兩側對齊縫合。規定肌肉不能外露。但皮膚已暴露在外一整天，原本吸飽的福馬林逐漸流失，乾涸的皮膚像尺寸稍小的衣服，穿回來頗不容易。我看到有同學縫到剩一兩針了，卻發現兩側皮膚差了將近一公分，只好奮力地把幾乎毫無彈性的皮膚用手抓回再下針，可見這工作有多難了。

導演專注在拍陳老師那組的工作，我一閒下來就逛到爸身邊。心裡不止一次歡呼：「全家只有我一個人能見到爸爸！我多幸運！」我是真心的。皮開肉綻的記憶依然清晰，能親眼看到爸爸完全恢復原樣，只是少了脂肪稍微清瘦了。心裡上，也把我分裂四散的靈魂修補了回來。

我細看爸全身縫合的痕跡。

手上、腳上整齊的，平行的，垂直的縫線，那縫工高超，那幾個長相白晰清秀、手巧得像女孩子的男同學，縫線修補的局部是一種規律的幾何之美。我不只一次

稱讚：「你們縫得真好，我爸的膝蓋，腿啊，真是好看。」同學被我稱讚得很不好意思，縫到臉部更賣力了。

我真的在細細欣賞，徘徊流連在他多處明顯補釘，卻依然修長結實的腿。

腳底是我比較不滿意的地方。針縫粗大，泛白的肌肉從縫間爆出，給人一種粗糙的感覺。「沒關係，站起來的時候就看不見啦！」我這樣告訴自己。奇怪的是自己居然被說服了。

馬老師示範的整型美容隱針縫法，第一組同學把它用在爸的兩條法令紋上，所以他九十歲的法令紋還是很忠實地，伴隨鬆弛的肌肉，栩栩如生地復原在臉上。這對於已吸收福馬林一年多、失去彈性宛如塑膠質感的皮膚來說，已經難能可貴了。嘴唇可能是因水份蒸發而萎縮，人中稍有歪曲，除此之外，該對稱的地方都對稱上了。

我覺得爸很漂亮。

你們縫得真好！

事後，我問宛玲：「為什麼你們縫得這麼好？」她謙虛地說：「應該也有跟我們沒有隨意在老師身上開口有關係。」

我問：「想要縫得好，要注意什麼？」

宛玲答：「切口兩側的皮膚要對齊。縫之前就要先比對，一邊縫的同時，還要同時對齊。」

「如果縫到最後發現兩邊對不齊，比如說相差到一公分，該怎麼辦呢？」「就只好把上側的皮膚往下拉，往下扯一點點下來，看能不能夠能不能補到下面的缺口。」

「雖然浸過福馬林的皮膚比較沒有彈性，但是一面縫，一邊慢慢拉開皮膚，還是可以延展開來的。縫到最後還是可以拉到你要縫合的地方。」郁政補充。

宛玲說：「最難縫的部位，大家一致認為是頭部。因為頭的皮膚有一點乾掉了，所以他就縮水了，我們拔不開。而且因為頭部的皮膚下面不是肌肉，如果肌肉是軟的，還能有一點彈性可以稍微壓縮，但頭部下方是骨頭， 骨頭沒有辦法壓縮，所以我們無論怎麼用力都沒有辦法對齊。」

「後來我們請教老師。老師就叫我們把頭部的皮膚泡水，我們就把紙巾沾濕了敷在老師的頭皮上，就像敷面膜一樣。然後老師的皮慢慢就軟化了。可以撐開了。最後就順利的縫合了。」

終於縫合完畢。同學們齊力抬起爸，放入擔架上的屍袋中，幾個人合力把爸抬著送入冰櫃。

猶豫掙扎許久，在爸被放進屍袋前，我還是搶拍了他的全身照。

導演看著我，眼底再次泛出溫暖的理解。

老師再見！
關上冰櫃後，一如往常，大家在冰櫃前最後一次向爸爸敬禮：「謝謝老師！」

佩儒心裡百感交集。她在心裡，謝謝老師這個學期的幫忙。跟大家並肩努力度過了這學期，完成了這項重要的功課。她很感動。

宛玲站進冰櫃前，才驚覺那是最後一次見到老師，心裡泛起一絲感傷。回憶以前的每一堂課，來來去去，總是知道下堂課還是要跟老師見面的，下次還會再見的...那一天，真的是跟老師永別了。

佩儒很想哭。送完老師進冰櫃之後，轉身回到教室，看到解剖台上空空的，擦拭得很乾淨，不禁升起一股惆悵。

盈秀也一樣。之前幾次跑檯考試，每次跑到自己的老師這一檯，就會油然而生莫名的安心感。覺得對老師的身體各部位都很熟悉，這題一定很容易答對。可是到了別的檯，一檯接著一檯，都是「不認識」...總有一種陌生的惶恐。後來果真在爸爸身上出的題目，盈秀全答對了！

大體解剖課正式結束了。我在臉書上公開地謝謝宛玲這一組，把爸爸縫得如此漂亮。大體解剖課我們相識，成為一家人。

收到我的感謝文之後，宛玲回訊：

「覺得朱美姊和老師都是很勇敢的人。

我們唯一能說的，也只有無盡的感謝了！

那天您第一次進來實驗室，我們都很緊張(其實已為此討論了一個禮拜)，怕您看到老師的樣子而難過，可是，您卻很冷靜地接受，還反過來安撫我們！

我知道我們一定有疏忽的地方，在課程的過程因為疲累、倦怠，或是因為習慣了那裏的氣氛，而顯得不夠莊重。您也沒有斥責我們，很體諒地讓我們繼續進行著課程。

聽到您誇獎我們縫得很好，其實大家心裡也是有說不出的感動和欣慰

謝謝妳，也謝謝老師，也請您把感謝帶給家人們

我們真的很幸運能成為老師的學生

祝福老師在一路好走！

宛玲」

夢裡的道別

爸走後，媽每天上床前都默禱：希望跟爸在夢裡相見。也真的夢到爸好幾次。

就在最後一堂大體解剖課結束之後過四天，五月二十二日爸爸生日的夜裡，爸又來夢裡看媽了。正當爸要離開的時候，突然轉身說：「以後我不會再來看你了。」

媽媽聽了很生氣。就算要投胎、要去哪，你要告訴我啊！怎麼可以只丟下一句話就走了呢？

兩週後，媽又夢到爸了。爸穿著軍服遠遠站在大門口。媽正在賭氣：你不是說不回來了嗎？她在夢裡叫我：「朱美！有客人！」

爸就消失了。

我跟媽媽說，穿軍服就是要遠行了。

在寫稿的此刻，國防醫學院剛剛敲定了火化的日期。我連忙聯絡兄姐，興奮得像在辦喜事一樣。當大體老師很辛苦，不論寒暑都要躺在冰冷的解剖檯上。終於等到學期結束要火化了！豈不是入塔為安嗎？

爸爸，請不要回頭，就這樣離開吧。我開心地為你送行呢。

我不建議任何人，任何前提之下，親眼目睹親人在解剖檯上的樣子。

我也強烈贊成，醫學院繼續堅持永遠不讓家屬進解剖實驗室的原則。

即使是縫合完畢的，我文中所說的漂亮與完整，與你們心中那位美麗的家人，還是存在巨大的差距。

奉厝火化的當天，也不要打開棺木來看最後一眼。

想像他在捐贈大體離開你們的那一天，他已經真正安息了。

在你們記憶中，永遠保留這美麗的形象吧。

真人軼事：醫學生不怕鬼？

打一開始我企劃拍攝陳俊明老師的這部記錄片，就抱定決心要把醫學院的奇聞軼事挖個清楚。前面說過，我跟我爸一樣是好奇寶寶，所以一跟二組見面，絕不會錯過這個話題。

「很好奇喔，」「大體解剖課到底有沒有靈異故事啊？」
「沒有耶...」組長佳怡和組員們，一臉平淡地回答。
「沒有喔...」我好失望。
「真的沒有？學長姐那裡有沒有聽說過？學校裡面啦，實驗室附近啦...」
「...沒有啊...」停了一秒，答案還是一樣。

據我猜測，因為大體老師都是心甘情願捐贈大體，沒有怨氣，自然不會鬧鬼。

不甘心，我又問：「那有沒有人夢到陳俊明老師？」
還是沒有。

經過多次追問，第二組某人終於想到流傳於前幾屆的一個故事。我很高興把它記了下來，拿去問第一組，爸的學生。

結果他們的答案還是一樣。沒有靈異事件，也沒有人夢到我爸。
真太沒趣了。

於是我決定把第二組講的故事「貢獻」出來：

「聽說好多年以前，那時候因為沒有足夠的人造骨骼模型，學長姐們必須把真人骨頭帶回寢室，收藏在床底下，以便每天可以拿出來背誦複習。有天，一個學長在寢室裡，竟然看到床頭有一個模糊隱約的人影。」

「他思索這『人』到底是誰？他設法查到了他房間裡這袋骨頭的主人，這位大體老師的照片。沒想到--」

「跟他看到的人影一模一樣。」

「哇！」幾個女生大聲叫起來。盈秀大喊：「好可怕！我身體麻了！」

奇怪，這幾個人不是才把一個大體挖眼切骨嗎...

「你們怎麼嚇成這樣啊，不是真人都切過了嗎？」

「齁！我要去告訴別人！」她還在搓著手臂，心有餘悸。

晚餐時間到了。就在這些驚悚情節和笑話的穿插中，我和第一組七位爸的可愛學生，結束了精彩的聊天。

你要是問我：醫學系學生怕不怕鬼？答案應該是肯定的。只不過，他們日後的見聞，會把他們磨練得勇敢非凡。

學生的來信

六月十五日，當時學期已經結束了。我和爸的第一組學生約在國防醫學院二樓中庭見面。暢談他們上完這學期大體解剖課的心得。當天，那位在課堂上熱心幫我清洗膽結石，笑容很療癒的江翊，沒法出席，她事後很用心寫了一封信給我，好像是在交作業的文情並茂，讓我好感動。以下是這封信的全文。

朱美姐您好，

這是我在關於大三解剖實驗課的一些心得體會，不好意思，時隔您來找我們後一段時間才傳給您。

在大三解剖實驗課時，家裡發生一件事，我的爺爺過世了，那時候回去家裡進行喪事時，有了一些對生命的感觸。

因為去朱老師的家庭進行家訪後，我發現老師的背景跟我爺爺其實有點像。爺爺是國共內戰時撤退來台，在那早期的台灣，外省軍人遠離家鄉隻身來到台灣，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，建立一個家庭，將孩子們拉拔長大（也就是我爸爸），像大樹一樣撐起一個家，這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。其實聽師母描述的時候可以想像得到。作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1949 記載著那個年代戰爭下軍人的各種故事，我讀著總會想起，爺爺以前常常提起北京被圍攻時，奶奶帶著兩個孩子搭上飛機，當時的情況若沒上機，就會是生死離別了。

不過爺爺大概大老師十歲左右，情況可能還是有點不一樣。

在家中喪事期間回去的時候，我跟爺爺說，希望他能在天堂跟我的老師當好朋友。我想軍人總是會有聊不完的話題嘛！

那時候守靈，我就在想，人的一生真的經歷了很多，在一個新的地方安身立命，養育子女，建立家庭，說起來很容易，但這樣要經過多少年的風雨，工作上的艱辛、生活上的困難，他們一一經歷了、克服了，才能有現在的世界，現在我們的生活，真的是很偉大啊。

人生中特別的緣份，讓身為一位抗戰來台的軍人後輩孫女的我，唸了國防醫學院，在三年級的課堂上遇見老師，和我的爺爺一樣是外省軍人背景，年代相近，看著爺爺會想到在學校的老師，在學校實驗室看到老師會想到已故的爺爺，他們都是很偉大的退伍軍人，而我有幸在我的這一生，與他們相遇了。

這應該是我在短短的 20 年中，第一次想到生命的整個過程與死亡，以前可能思考過關於死亡與生命的內容，但關於生命的整個過程與死亡以後，這應該是第一次。

若不是因為能進行家訪，老師對我們來說只是曾經與我們素昧平生的一個人吧，有些同學的組別因為老師身分的關係（似乎是孤獨過世沒有人認領），無法進行家訪。

我跟老師相處了一個學期，謝謝每一位老師，讓我們在學習的路上在腦袋裡刻印下了各個人體構造的模樣。

國防醫學院　M114 江翊